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一　　明　彭大翼　撰

人品

娼妓

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内人亦曰前頭人其家在教坊謂之内家又營妓古以待軍士之無妻者

雙鬟唱詩

唐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一日天寒微

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并妙妓四輩尋續而至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毎不自定其甲乙今客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唱曰寒雨連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氷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絶句尋又一伶謳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絶句尋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

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又引手畫壁曰二絶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唱詩不及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列拜牀下奉吾為師須臾名妓雙鬟發聲則曰黄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渙之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

史鳳致語

史鳳宣城妓也待客以等其上者以迷香洞神雞枕鏁蓮燈次則交紅被傳香枕下列不相見以閉門羮待之使人致語曰請公夢中來有馮垂客于鳳罄囊所有銅錢三十萬盡納之得至迷香洞題九迷詩于青屏而歸

寫真奉書

崔㣲河中妓也裴敬中以興元幕使河中與㣲相從累月敬中歸情懷怨抑後東川幕白知退歸㣲乃寫真奉

書謂知退曰為妾謂敬中崔𡻕一旦不及卷中人且為郎死矣元稹為作歌

刃髻為信

唐歐陽詹字行周泉州人遊太原悅一妓將别約至都相迎因寄詩與妓妓得詩思之不已疾且甚乃刃髻藏之謂女弟曰歐陽生至可以為信又題一詩云自從别後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成雲髻様為奴開取鏤金箱絶筆而逝

鏡湖春色

唐元稹廉問浙東喜官妓劉采春嘗贈以詩末二句云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又因醉題東武詩中有因循歸未得不是戀鱸魚之句盧侍郎簡求戲曰丞相雖不爲戀鱸魚爲好鏡湖春色耳春色謂采春色也

越樓歌聲

李尚書訥爲浙東廉使夜登越城樓聞歌聲激切召至

乃去籍妓盛小叢实厥三臺詞也詞云鴈門山上鴈初飛馬邑闌中馬正肥日旰山西逢驛使殷勤南北送征衣

言語文章

唐蜀妓薛濤字洪度本長安良家女父鄭卒母孀居韋臯鎮蜀召令侍酒因入樂籍元微之元和中初授監察御史出使西蜀與濤相見自後元公赴京濤歸浣花溪其浣花之人多造十色彩箋于是濤别模新様小幅松

花紙多用題詩因寄獻元公百餘幅元於松花紙上寄贈一律曰錦江滑膩蛾眉秀化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皇毛紛紛詞客皆停筆個個公侯欲夢刀别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又嘗辟為校書贈之詩云萬里橋西薛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

精神意態

宋餘杭名妓周月仙意態丰采精神艷冶尤工詞翰柳

耆卿東京才子年甫二十五歲來守茲郡遊翫江樓于水滸每召月仙至樓上歌唱柳欲私之周拒而不從柳訪知與隅渡黃員外情密每夜用舟往來柳命舟人淫辱之舟人聽命一晚見月仙獨下舟渡河舟人强淫月仙月仙不得已從之惆悵作一絕云自嘆身為妓遭淫不敢言扁舟明月渡懶上載花船次日柳排宴於翫江樓召月仙佐酒令舟人在傍酒半歌月仙之詩月仙惶愧拜謝與耆卿歡洽耆卿大喜而作詩曰佳人不自奉

者卿却駕孤舟犯夜行殘月曉風楊柳弄肯教辜負此時情月仙謝耆卿而歸耆卿因此自損其名

曾棲鳳凰

侯鯖録元微之貶江陵士曹過襄陽夜名名妓劇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謝師厚作襄倅閘營妓與二吏胥相好此妓乞書扇子謝遂改下句云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老鵶棲

令咏鷺鷥

宋杭妓周韶有詩名好畜茗嘗與蔡君謨鬬勝題品風味君謨屈焉蘓子容過杭太守陳述古飲之召韶佐酒因求落籍子容指簷間白鷺鷥曰可作一絶韶援筆遂成云隴上巢空嵗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一座笑賞述古許令落籍時韶適白衣故云雪衣女

蜂蝶相隨

唐都中名妓楚蓮香者國色無雙貴門子弟多詣之蓮香每出處之間則蜂蝶相隨蓋慕其香也

金帛不惜

唐東海妓女吳盈盈者善歌舞尤工彈箏容艷甚冶詞翰情思翹翹出羣少年子爭登其門不惜金帛盈盈遴選佳耦方許一笑

嘗作古詞

蘓小小者錢塘名妓南齊時人嘗作古詞云妾乘油壁

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栢下按西陵今在錢塘江之西錢塘名娼有二蘓小小此是南齊人即白樂天劉夢得有詩稱之者及春渚紀聞所載司馬才仲事是也一是宋人即蘓小娟

能變新聲

唐許子和吉州永新娼家女入宫名永新安禄山亂子和流落民間為士人妻士人死復為娼能變新聲臨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

被嘲望哀

唐揚州崔崖張祐二人齊名每題娼肆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盤失錯二人作詩嘲李端端云黄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烟窻耳似鐺愛把蕫牙梳掠鬢崑崘頂上月初生葢謂端端黑而且長也于是端端遂往見二人再三請曰端端祗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更贈曰覓得黄騮被繍鞍善和坊裡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錯一朶能行白牡丹于是賓客競至其户或嘲曰李家娘子

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其一日黒白不均

題詞寓意

名妓楚娘以姿學自負三山林茂叔與之相厚因官建昌攜楚回家其妻李氏不能容楚題詞于壁以寓意云去年梅雪天千里人歸遠今歲梅雪天千里人追怨鐵石作心腸鐵石剛猶軟江海比君恩江海深猶淺李氏見詞乃曰人非木石胡不能容遂置長衾大被三人共寢

月英善謔

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妓死乃焚之時有妓徐月英送葬謂徐公子曰此娘平生風流没亦帶焰時號善謔

蓬僊巧言

平康里前曲中有老妓曰萊兒字蓬僊貌不甚揚齒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詼諧最妙陳設居止處如好事士流之家由是見者多惑之有天水山光遠年甚富與萊兒殊相懸而一見溺之終不能捨萊兒亦以光遠聰明俊

少尤諂附之及光遠應舉自以俊才期于一戰而捷而萊兒亦謂之萬全是歲冬大誇於賓客指光遠為一鳴先輩及光遠下第京師小子弟自南院徑取道詣萊兒萊兒正盛飾立門前以俟榜小子弟輩馬上念詩以謔之曰盡道萊兒口可憑一冬誇壻好聲名適來光遠門前過光遠何曾解一鳴

悲戀希孟

宋謝希孟陸象山門人也少豪儁與妓陸氏狎象山責

之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為妓造鴛鴦樓象山又以為言希孟曰非特建樓且為作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即占首句云自逊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于男子而鍾于婦人象山黙然知其侮也一日希孟在妓所恍然有悟忽發歸興不告而行妓追送江滸悲戀而啼希孟毅然取領巾書一詞與之云雙槳浪花平夾岸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著何如過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與我心再傍他人呵

怨恨王魁

宋山東名妓桂英與王魁厚誓不他適凡魁服食皆取于英魁赴科英為祖餞仍贈以詩魁登第英以書賀幷寄詩章魁竟不答後除徐州僉判娶崔氏赴任英聞之怨恨乃自殺魁忽白日見英罵其負義遂得病卒

乞詩東坡

見寵妾

求詩參寥

宋僧參寥至徐州訪東坡坡席上戲令一妓求詩參寥詩曰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

偕老趙判

宋蘸小娟錢塘妓藝精音律才工文翰與姊盼奴齊名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甚洽款不敏日益貧盼奴周給之使篤於業遂捷南省得授官襄陽府司户奴未落籍不得偕老不敏赴官三載想念成疾而卒官禄俸分屬

其弟趙院判均分之一以膳院判一以送盼奴且言盼奴有妹小娟俊雅能吟可謀致之佳耦也院判如言至錢塘托故人倅錢塘者名盼奴其家云盼奴一月前死矣小娟亦為盼奴所歡者以於潛官絹誣攀繫獄中名小娟出給之曰汝負商人官絹百疋何以償之小娟叩頭言此乃姊盼奴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娟感荷更生盼奴亦蒙恩泉下也倅喜其詞婉因問汝識襄陽趙司尹否小娟曰趙司尹未仕時與姊盼奴交好後中科授官

盼奴相思致疾而死倅曰趙司尹亦謝世矣彼遣人附一緘及餽物一罨外有其弟院判一緘付爾開之小娟自謂不識院判何人及拆書惟一詩云當時名妓鎮東吳不好黃金只好書借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娟得詩黙然倅索和之小娟不得已和詩曰君住襄陽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官絹無倅大喜盡以所寄物與之免其償絹且為脫籍歸院判偕老焉

續婚符郎

京師孝感坊有邢知縣單推官邢之妻即單之姊單有子名符郎邢有女名春娘在襁褓中已議婚宣和中邢挈家赴鄧州順陽縣官守單亦舉家往揚州待推官闕約官滿歸成婚是年冬戎寇大擾邢夫妻皆遇害春娘為賊所虜轉賣在全州娼家名楊玉玉能作小詞每公庭侍宴本州前後守倅皆重之紹興初符郎受父蔭為全州司户見楊玉甚慕之有司理與司户契分相投將

與之為地而太守嚴明未敢後司理置酒請司户只點楊玉一名祗候酒半酣司户佯醉嘔吐偃息于書齋司理令楊玉侍奉湯藥因得一遇因謂玉曰汝必是名公苗裔但不可推究果是何人玉羞愧曰妾本是宦族流落在此非楊嫗所生也問其父是何官何姓玉涕泣曰妾姓邢在京師孝感坊住幼年許與舅之子結婚父授某處知縣不幸父母遇寇殞命妾被掠賣至此司户復問汝舅何姓何官其子何名玉各以實對因大泣下司

戶心知其春娘也未敢言後一日司戶置酒回司理復名揚玉佐樽遂不復與狎因好言正色問之曰我今喪偶汝肯隨我乎玉曰妾所願也司戶知其厭惡風塵出於誠心乃發書告父時父在省為郎官乃具狀經朝廷徑送全州乞歸良續舊婚父又致書全州太守竟如法成婚按符郎名飛英字騰實

好箚官妓

魏泰詩話宋呂士隆知宣州好箚官妓官妓皆欲逃去

會杭州一妓到士隆喜之留不使去一日郡妓復犯小過士隆欲笞之妓訴曰某不敢辭罪但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懲而捨之梅聖俞聞之作莫打鴨詩以寄意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池中浴不比孤洲老鵚鶬

私幸營妓

司馬温公為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公諱之甞會僧廬王荆公往迫之温公使妓踰牆而去度不可追乃具道其事荆公集句戲之云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閒

卧老僧房驚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牆

頗通佛書

蘓子瞻守杭日有名妓琴操頗通佛書子瞻喜之一日游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汝試叅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鬂挽巫山一片雲何謂人中意對曰隨他楊學士鼈殺鮑叅軍操問如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門前冷落鞍馬稀老來嫁作

商人婦操言下大悟遂削髮爲尼

尤喜樂府

李次山義倡傳義倡者長沙人家世娼籍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少游坐鉤黨南遷道長沙訪潭土風俗及妓籍中可與譚者或言娼遂往焉坐語間顧見几上文一編就視之日曰秦學士詞因取閱竟皆已平日所作者少游竊怪之故問曰秦學士何人也若何自得其詞之多娼不知其少游也即具道所以少游曰若素愛秦學

士彼秦學士亦嘗遇若乎曰秦學士京師貴人也焉得至此使得見秦學士雖為之妾御死亦何恨少游察其語誠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即我是也以朝命貶黜因道而來此爾娼大驚入謂母媼有頃媼出設位坐少游于堂娼立階下北面拜且張筵虛左示不敢抗酒一行率歌少游詞一闋以侑之比夜乃罷止少游宿衾枕席褥必躬設夜分寢定娼乃寢先平明起立帳外以待少游感其意為留數日將別娼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右

令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又不敢從行恐以為累唯誓潔身以報少游許之一别數年少游竟死于藤娼一日晝寢寤驚泣曰吾自與秦學士别未甞見夢今夢來别非吉兆也秦其死乎亟遣僕順途覘之數日得報秦果死矣乃謂媪曰吾昔以此身許秦學士今不可以死故背之遂衰經以赴行數百里遇於旅館拊棺繞之三週一慟而絶京口人鍾鳴將之常州教官以聞於郡守李次山結既為作義娼傳又系之賛云

不肯破顔

宋淳熙中有妓湯賽師居抱劍營負色寡合非豪俊不肯破顔猥客恐為所侮不敢登門有惡少詭為外方富民部綱者僦館其隣因盛飾而往一見交歡呼酒酣飲惡少揮金不吝且能調弄風月舉家大喜頃之惡少復舁叙環條脫一巨篋草草視之皆燦然精金也娼家愈大喜不復細察受而緘之留連踰月惟恐其去一夕惡少謂其家曰來日當往部中料理其事欲凤起賽師唯

唯黎明飲食之遣僕隨往惡少以計賺其僕至晚不復來矣往館中覘之寂無踪跡啟篋視之燦然者皆偽物也舉家恚恨賽師愧鬱而死

無如眇目

秦少游云有美娼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于母西游京師或止之曰京師天下之色府也若具兩目猶恐往而不售況眇一目焉其瘠于溝中矣娼曰諺有之心相憐馬首圓以京師之大豈無知我者遂行抵梁舍

河濱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為留飲宴明日復來因大嬖取置別第中謝絕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娼飯少年亦飯娼疾不食少年亦不食囁嚅伺候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嘲之少年忿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如一目者佳目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為

不事叛逆

毛惜惜高郵妓也宋端平初別將榮全據高郵以叛制

置使遣人招之不聽全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惜恥於供應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為太尉更生賀矣今乃閉門不納使者乃叛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叛臣全怒殺之後人為立廟祀之

長佐歡娛

宋成都官妓趙才卿性黠慧帥府與都鈐帥會飲命才卿佐酒作詞應命立就歸梁燕云細柳營中有亞夫華宴簇名姝雅歌長許佐投壺無一日不歡娛漢皇拓境

思名將捧飛詔欲登途從前密約盡成虛空贏得淚流珠

歌以侑觴

蘓東坡倅杭日府僚湖中高會羣妓畢集惟秀蘭不來營將督之再三乃來子瞻問其故答曰沐浴倦卧忽有叩門聲忽起詢之營將催督也整裝趨命不覺稍遲時府僚多屬意於秀蘭者見其不來恚恨不已云必有私事秀蘭含淚力辨而子瞻亦從旁冷語陰為之解府僚

終不釋然也適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獻座中府僚愈怒責其不恭秀蘭進退無據但低首垂淚而已子瞻乃作一曲名賀新凉令秀蘭歌以侑觴聲容絶佳府僚大悅劇飲而罷

舞以佐酒

聞見録宋文潞公知成都喜行樂有飛語至京師會御史何郯字聖徒蜀人當歸上遣察之李少愚謂文潞公曰此無足念慮因迎謁聖徒于漢州同郡有妓善舞命

之佐酒聖徒喜之問其姓曰楊聖徒曰所謂楊臺柳者也少愚因取妓帕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且命其妓歌之數日聖徒至成都頗嚴重潞公一日宴聖徒迎其妓雜府妓中歌其詞以酌聖徒聖徒每為之醉此與陶秀實事同

拜謝涪翁

涪翁過瀘南瀘帥留府會有官妓盼盼帥嘗寵之涪翁

贈浣沙溪詞曰脚上靴兒四寸羅唇邊朱麝一櫻多見人無語但廻波料得有心憐宋玉祗因無奈楚襄何今生有分向伊麽盼盼拜謝涪翁瀘帥令唱詞侑觴盼盼唱惜春容涪翁大喜醉飲而别按涪翁黄山谷號也黄嘗為涪州别駕故云

驚逝陳烈

宋蔡君謨守福唐㑹李泰伯與陳烈於望海亭以籍妓侑酒妓方舉板一拍烈怖駭越牆攀木而逝李因賦詩

云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夕暉誰在畫樓沽酒處幾多鳴櫓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

戎昱寄情

唐韓晉公滉鎮浙西戎昱為部內刺史有官妓善歌色亦閑妙昱情屬至厚浙西樂將聞其名白滉名置籍中昱不敢留餞於湖上為歌詞以贈之云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人情黄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

聲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為開筵自持盃命歌妓遂唱戎詞曲既終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耶妓悚然起立曰然不覺淚下韓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寄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名置之戎余之過乃笞之命與妓百縑即時歸之

紫山鍾愛

歌兒珠簾秀姓朱氏姿容甚姝麗雜劇尤當今獨步胡紫山宣慰極鍾愛之甞擬沉醉東風小曲以贈云錦織

江邊翠竹緘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塵土一片閒情任卷舒掛盡朝雲暮雨

喜偶任生

唐長安中娼妓曹文姬工翰墨為關中第一號為書仙每求為偶者先投詩以待其自擇有岷江任生投詩云玉皇殿上掌書仙一染塵心謫九天莫怪濃香薰透骨雲衣曾惹御爐烟文姬得詩喜遂留為偶者五年後因歌送春詩乃與生曰妾本上天司書仙以情愛謫居人

世今當回子宜偕行偶見朱衣吏持玉版至曰李長吉新撰白玉樓記召汝書碑生方悟妓為仙女也遂同拜命舉步騰雲而去

不誣仲友

天台營妓嚴蕋字幼芳名藝冠絕一時唐太守仲友命賦紅白桃花即調如夢令一闋七夕郡齋高會名士謝元卿命以己姓為韻賦七夕酒未行而詞已就名鵲橋仙或與仲友有隙欲摭其罪指唐與蕋為濫繫蕋於獄

月餘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吏勸其認罪不過杖蕊曰賤妾縱與太守濫罪不至死然妄言以汚士大夫則死不可誣也獄再兩月委頓幾絕而聲價愈騰未幾與唐有隙者改除而岳商卿代之命蕊作自陳蕊口占卜算子呈覽岳喜即時出罪判令落籍而宗室納之

禹錫亂腸

唐劉禹錫罷蘇州為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司空罷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

奉之劉于席上賦詩曰高髻雲鬟宫様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惱亂蘇州刺史腸一説劉禹錫罷蘇州過揚州帥杜鴻漸飲大醉宿傳舍既醒見二妓在側驚問之乃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遣其來問何詩曰云云又一説韋應物罷蘇州過鴻漸非禹錫也杜韋娘曲名

文正屬意

范文正公守鄱陽郡創慶朔堂而妓籍中有小鬟尚幼

公頗屬意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别離恨為託春風斡當來介因驚以惠公

句嘲阿軟

唐元稹到通州見壓壁間有詩落句云緑水紅蓮一朶開千花萬草無顏色不知何人題也録此詞寄樂天乃樂天十五年前及第時贈長安妓阿軟絶句故白復有詩云十五年前似夢遊曾將詩句結風流偶助笑歌嘲

阿軟那知傳誦到通州

詩感兠娘

宋張子野云往歳吴興守滕子京見小妓兠娘賞其佳色後十年再見於京口絶非向時容態感之作詩曰十載芳洲采白蘋移舟傍景賞青春當時自倚青春力不信東風解悞人

師兒容誓

宋淳熙初行都角妓陶師兒與蕩子王生狎甚相眷戀

為惡姥所鬨不盡綢繆一日王生拉師兒遊西湖唯一婢一僕隨之尋常遊湖者逼暮即歸是日王生與師兒有密誓特故盤桓比夜達岸則城門已鎖不可入矣王生謂僕曰月色甚佳清泛不可再市酒殽復遊湖中迤邐更闌舟人倦寢舟泊淨慈寺藕花深處王生師兒相抱投入水中舟人驚救不及而死都人作長橋月短橋月以歌之其所乘舟竟為棄物經年無敢登者

國容短書

長安名妓劉國容與進士郭昭述相愛他人莫敢窺也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别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騎齎短書云歡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恩憐未洽絆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

求納嬌如

京師名娼陳嬌如姿藝並美睦州尹一見求納焉嬌如曰願得錦帳十里乃可盖戲言也翌日載錦帳數十車

陳大驚乃如前約

願覔愛卿

宋韓魏公為陜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使為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貔貅百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覔愛卿

起龍卻鳳

梁孝元觀妓詩起龍調節鼓卻鳳點笙簧

廻雪落塵

弘執恭觀妓詩合舞俱廻雪分歌共落塵

年衰慕閒

角妓鄙妙端色藝絶人名出教坊右風流之士咸修飾以求狎晚年色衰遂慕閒寂及死佯為坐化有作詩以挽之者云歌舞風流世所傳老來閒寂竟端然超昇已出平康巷解脱還登般若船具足神通由此日賡修方便在當年莫言柳翠燒衣事功德誰分孰後先

色衰求嫁

閩中一娼色且衰求嫁以圖終身人薄之無委禽者乃決之術士術士云年六十當享富貴之養娼不以爲然數年閩人子有閹入内府爲太監者聞其母尚存遣人求得之館于外地翌日拜之遥見其貌陋恥之不拜語左右曰此非吾母當更求之左右覲望其意至閩求美儀覲者乃得老娼以歸至則相向慟哭日隆奉養十數年而没則術士可謂奇中矣

投牒從良

蘓東坡在杭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矣有營妓投牒乞從良東坡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甚便

出家學道

輟耕録李當當者教坊名妓也姿藝超出流輩忽翻然若有所悟遂著道服出家學道淛江儒學提舉段吉甫贈以詩曰歌舞當今第一流洗粧拭面别青樓便隨南

岳夫人去不為蘓州刺史留璚館月明簫鳳下綺窓雲散鏡鸞妝郤嫌癡絶潯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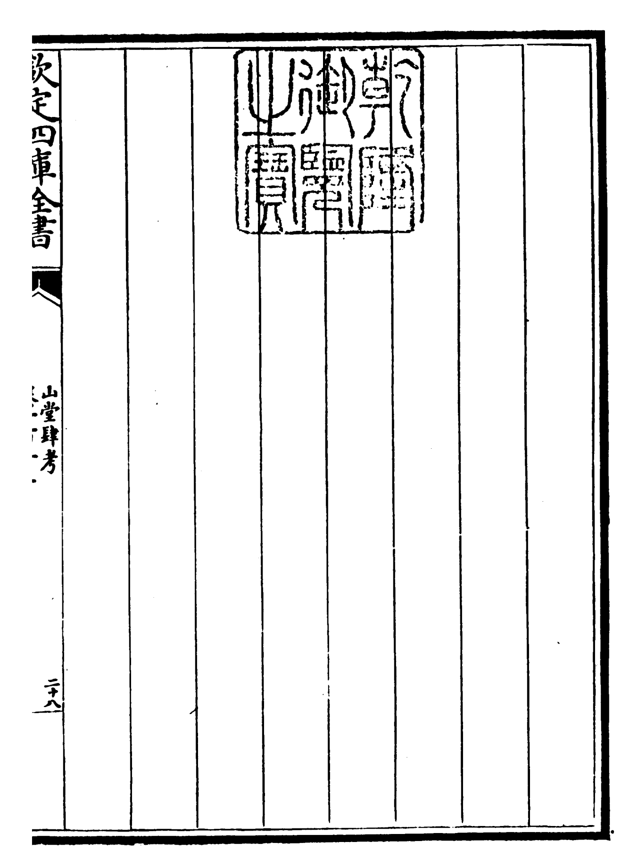
郵亭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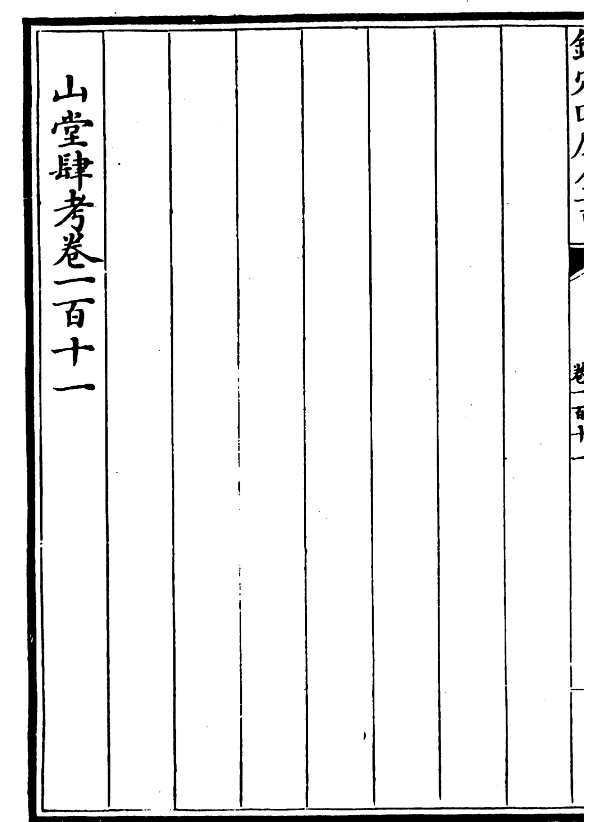
周世宗時陶穀奉使江南留寫六朝實録每進見嚴冷下視江左韓熈載曰五柳公雖若端整其守可隳乃命妓秦弱蘭衣弊衣為驛卒女每日擁箒掃地陶徼見悦之詢其故荅曰妾守驛者之女也夂喪夫歸託父母陶因與狎與一詞名風光好詞云好因緣惡因緣衹得郵

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數日李後主開宴令弱蘭歌此詞陶大沮即日北歸

僧寺拂塵

宋魏仲先與寇萊公游陜郊僧寺多留題後復同到寺見萊公詩已用碧紗籠而仲先詩獨塵昏滿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以衣袖拂之仲先徐曰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


乾隆御覽之寶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薛登瀛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二　　明　彭大翼　撰

人品

奴隸

周禮男子入於罪隷女子入於舂藳注云謂坐盜賊則沒入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世俗呼奴婢曰臧獲臧者被贓罪沒入官為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為奴婢也揚雄方言凡民男而婿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

獲一說婿婢之子謂之臧婦奴之子謂之獲又荆淮海岱之間駡奴曰臧駡婢曰獲燕齊之間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

秦綱

左傳二十四年晉侯迎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綱紀之僕注云晉侯文公也嬴氏秦穆公女也穆公以文公新有呂郤之難故以三千人衛送之

晉侮

秦晉之間罵奴曰侮

周奚

周禮奚三百人注云古者從坐男女没入縣官曰奴婢其少才智者以為奚今時侍史官婢是也

齊娠

燕齊之間養馬者及奴婢女厮皆謂之娠注云女厮謂

婦人給使者

鷹犬才

魏陳琳檄鷹犬之才爪牙可任

牛馬走

史記太史公牛馬走言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也

厮養

公羊傳厮役扈養唐皮日休記趨厮走養注云析薪為厮炊烹為養

牧圉

左僖二十八年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不有居者

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注云養牛曰牧養馬曰圉

應門

李令伯表應門無五尺之僮

置市

王莽曰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制於民顓斷其命今改奴婢曰私屬禁不得買賣也注云闌遮闌也即牛馬闌圈

盧兒

漢蕭望之傳望之與王仲翁同薦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補大將軍史出入從蒼頭盧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録録反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志注云漢名奴為蒼頭頭非純黑以别於良人也諸給事殿中所居為盧蒼頭侍從因呼為盧兒

家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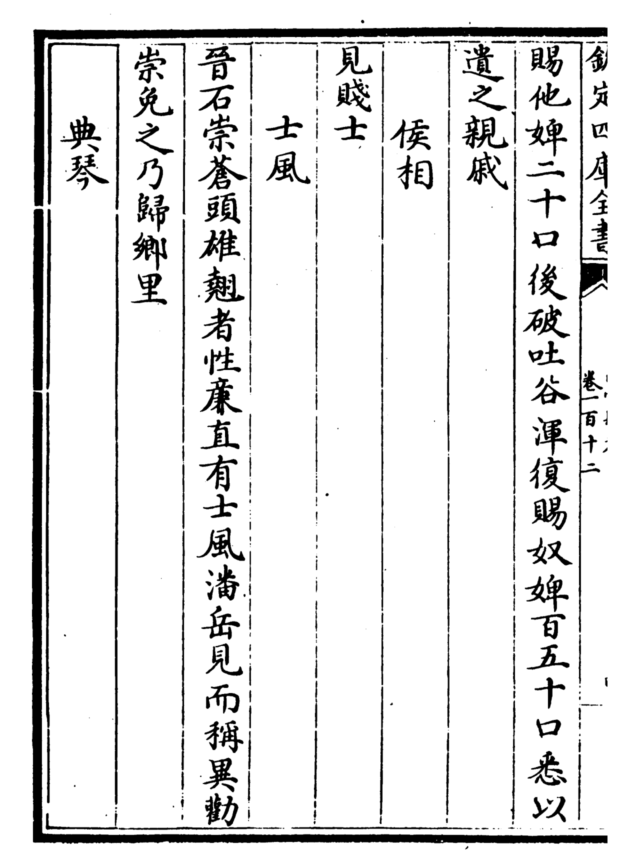
史記與家僕䙁居齊處也故今奴隷謂之家僕

遺貫

史記諸呂擅權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於是陳平遂交歡太尉勃以奴婢百人遺賈

賜光

漢宣帝賞賜大司馬霍光奴婢前後共百七十人唐李大亮以功上賜奴婢百口大亮謂曰爾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忍録而為隷乎縱遣之高祖聞之嘆美更



賜他婢二十口後破吐谷渾復賜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遺之親戚

候相

見賤士

士風

晉石崇蒼頭雄翹者性廉直有士風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歸鄉里

典琴

啓顔録北齊王元景有奴名典琴

執鞭

晉陶侃家僮千餘有胡奴者不喜言常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因而墮淚侃異之至夜失奴所在

奴乳主狐

東漢李善字次孫南陽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元家瘟疫相斷死沒唯有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

奴婢欲殺續分其財產善潛負續逃親自哺養乳為生湩續在懷抱奉之不啻長君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官悉收殺之

奴匿主子

晉祖逖有胡奴曰王安者逖甚愛之及逖子約之誅安嘆曰豈可使士稚無後乎乃往就市觀刑逖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為沙門

引泉灌蔬

見泉

接水釀酒

酉陽雜俎魏賈鏘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别水常令乘小艇於黄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色赤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芳味世所絶有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

訴主藏甲

唐大理卿馬曙有犀鎧數十具懼而瘞之奴王慶以怨

告曙藏甲異謀按之無他狀竟投曙嶺外慶免罪魏謩引律固爭卒論慶死

衛主持兵

唐武元衡被害自是公卿入朝俱以家奴持兵呵衛

買奴置田

史記季布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廼髠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幷與其家僮數十

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

約奴過舍

唐崔覲老無子以田宅財貲分給奴婢各為業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具酒食夫妻嘯詠相視為娛

醉駡縣令

東漢班孟堅在竇憲幕府有奴干洛陽令种兢車騎吏呵之奴醉駡兢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及憲敗賔客皆逮

拷執捕繫固遂死獄中

合役秀才

酉陽雜俎秀才權同休元和中落第旅遊蘇湖間遇疾貧窘雇得一僕已一年矣後疾漸差秀才謂雇者曰余貧窘若此無由寸步因褫垢衣授之令辦酒肉予將會村老丐道路資雇者笑曰此固不足辦某當營之乃斫枯桑聚於盤上噀之悉成牛肉復汲數瓶水傾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飽獲束縑三千秀才慙謝雇者返請為

僕雇者曰予固異人有失謫於下賤合役於秀才若限未足復須役於他人請秀才勿變常庶卒某事也秀才雖諾之偶呼指色上面蹙蹙不安雇者乃辭曰秀才若此果妨其限也因說秀才脩短之數遂去不知所之

為奴報仇

見賤士

為奴償德

唐山東節度府聞陽城義士發使遺五百縑戒使者不

令反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人鄭俶欲塟親貸於人無所得城知其然舉縑與之既塟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為奴以償德城曰非也能與我為學乎俶謝即教以書

抱頭就戮

東漢宋則為鄢陵令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絃斷矢激誤中子即死奴抱頭就戮則察而恕之潁川荀爽深以為美

鬻身辦喪

唐盧懷慎死家無餘畜惟一老蒼頭請自鬻身以辦喪事

助勞

晉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可善遇之

估勢

唐柳子華為昭應令宰相元載有別墅以奴主務自稱郎將怙勢暴縱租賦未嘗入官子華因奴入謁收付獄發其宿罪杖殺之一邑震伏

厮臺掠民

唐安樂公主與長寧定安三家厮臺掠民子女為奴婢左臺御史袁從一縛送獄主入訴帝為手詔諭免從一曰陛下納主訴縱奴騶掠平民何以治天下臣不忍屈陛下法以偷生也又李絳為華州刺史承璀田多在部

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

厮豎預政

唐崔蕘為陜虢觀察使是時王仙芝亂漢上河南羣盜並起蕘簡脫不曉事委政厮豎

作車

韓愈送窮文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按奴星韓奴名又北齊王元景奴名典琴江表傳吳太奴名谷利

鋤藥

唐施肩吾詩鋤藥屋老叟焚香呼小青

悼亡奴詩

唐溫州刺史朱褒悼亡奴詩寃歸冥漠魄歸泉只住人間十五年昨日施僧裙帶上斷腸猶繫琵琶絃注云唐人亡者過七日則以亡者衣物施僧事見唐楊氏喪儀

詔跛奚文

黄山谷作跛奚文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為置婢無所得

乃得跛奚蹣跚離疏不利趨走主人不悅廚人怒罵黃
子笑之曰堯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
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濕而歸不亡一羊在
其指撝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呼
跛奚來前善為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乎能與群狙
賦芧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皆曰不能
曰是固不能闈門之内固無事此今將詔若可為者晨
入庖舍滌鐺瀹釜料簡蔬茹矗精黜觕臠肉法欲方膾

魚法欲長起溲如截肪煮餅深注湯和麋勿投醯虀白晩用薑葱涤不用焦旋葅不用黄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姨爐臨食爬垢掩髪染指䑛杓嘬截懐骨事無大小盡當闗白凡前之為汝能之否跛奚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為雖勞何咎黄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無不滿意

懶鬚

初學記王褎有奴號髯奴甞有辭責其鬚曰我覩夫人

鬚長而黑鬍弱而調離離若綠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若子之髯旣亂且赭枯槁充瘁濁垢流離汚穢泥土無素顔可依無豐頥可恃懶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尾為爾鬚者不亦難乎

遂首

輟耕録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儈雇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閑禮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遂首垢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儈請問其故先生曰諺

云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易馴人下等良善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為所使矣如司馬温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叅相公公驚問僕以實對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様子

不肯行酤

漢王襃僮約蜀郡王子泉以事到煎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持大杖上塚巔曰大夫買便

了時但約守塚不約為他家男子酤酒也子泉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詋人人無欲者子泱賣券云奴復曰欲使皆當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泉即讀券文其略曰舍有客至題壺行酤汲水作餔滌盃整按披蒜斷蘇切脯築肉臛芋膾魚炰鱉烹茶盡力具鋪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拄戶上樓擊鼓持盾曳矛環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欲休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

讀券文訖詞窮咋索仡仡叩頭兩手自縛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黄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為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

不服執燭

後魏甄琛舉秀才入都常與客奕棊蒼頭執燭或睡則加杖奴曰郎君若為讀書執燭不敢辭今博奕是何事也琛大慙遂研習經史

易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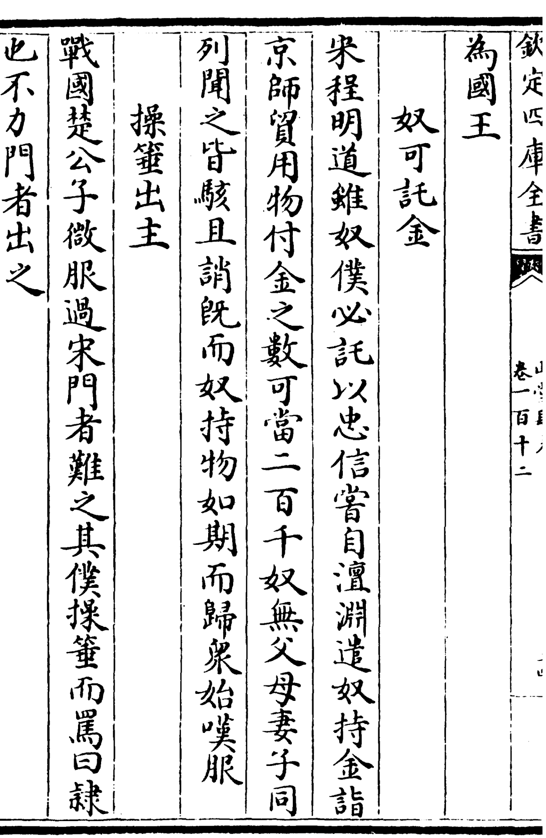
唐陽城嘗絶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於路城怪其不還與弟迎之未醒城乃自負以歸及醒謝罪城曰天寒而飲何責焉

取漿

唐竇軌戒家奴無出外忽遣奴取漿公厨既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

奴能斫石

林邑記夷奴范文夷師父奴也以刀斫石如斬蘆葦後



為國王

奴可託金

宋程明道雖奴僕必託以忠信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付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皆駭且誚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嘆服

操箠出主

戰國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隷也不力門者出之

以杖擊臣

宋武帝寵一崑崙奴嘗以杖擊羣臣

恃愛挾權

漢霍光監奴馮子都有殊色光愛幸之常與計事頗挾權傾郡邑注云監奴謂奴之監家務者

感恩刻骨

宋李沅字太初一僕逋宅金數十忽一夕遁去其僕有女將十歲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沅大惻

然祝夫人曰願如巳子育於室夫人如言教訓婦德及笄擇壻具奩歸之後父歸京聞之感佩刻心骨沉病僕夫婦刲股為羹饋之沉斃縗經三年以報

奴知文章

晉郗愔字方回有蒼頭善知文章王羲之愛之每稱於劉惔惔問何如方回羲之曰小人耳何得比郗公惔曰不如方回故常奴耳

奴善騎射

唐王毛仲父坐事没爲官奴生毛仲長事臨淄王王出潞州有李守德者爲人奴善射騎王市得之與毛仲並

愛才

唐蕭頴士有奴事頴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去愛其才耳

化德

唐陽城值歲饑屏跡不過鄉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

與糠覈數杯乃受之

守主不離

涑水記聞王逵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親信之旣而去曇應募兵以選入捧日軍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繫械御史臺獄上怒甚治獄急曇平生親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逵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曇坐貶恩州别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外逵追哭送之曇河朔人不習

嶺南水土從者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恚死旁無家人逵使毋守其屍出為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嗟乎彼所得於曇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致位公卿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目視之猶懼其禍之及已也若畏猛火遠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優恤賑救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

事主不貳

宋黄山谷曰役者余戍忠信不貳事鄙八年未甞見其過𥁋自少時至於今行年六十矣猶一日也吾嘗與僚友論其為人雖古之學問士大夫木强而厚於德如第五公胡威未能遠過也豈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乎吾貧不能脫其役與之同歸江湖之上作詩以識愧云詩曰丹籍生涯無列咢白頭忠信可専城

自非車騎將軍勢愧使王尼常作兵按王尼晋人字季

孫嘗為兵在大將軍幕府洛中名士王澄胡毋輔之皆與尼友大將軍聞之與尼長假遂得離兵

奴盜銀盃

唐柳公權字誠懸善書公卿貺遺巨萬多為主藏奴海鷗龍安盜用嘗别貯盃盂一笥縢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不復詰

奴竊銀器

宋張文定齊賢為江南漕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置

懷中公熟視不問後為宰相廝役多得班行此奴不沾寸禄乘間泣告公曰爾憶江南盜吾銀器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汝亦不知也吾進退百官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久今與錢三百千不可復留奴拜謝而去

通主愛婢

齊張敬兒家貧傭債自給嘗為吳泰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殺之逃匿棺材中以蓋加上乃免後宋明帝

立四方反叛敬兒爲將啓帝云吴泰以絲助袁顗爲弩弦詔收籍吴氏家人保身得出其財貨數十萬敬兒皆有之取所通婢以爲妾

私主侍兒

沈洵爲節度使奴私其侍兒洵將戮之奴懼結牙將爲亂夜攻洵滅其家

奴享長壽

并州刺史畢軌送故漢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二百

二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風俗通公孫志節有蒼頭名餘地年七十二

奴得封侯

東漢光武朝漁陽太守彭寵自負其功帝接之不滿意遂反其蒼頭子密等斬寵及妻首來降封奴為不義侯

婢妾

覆酒

劉向列女傳周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隣主父還妻恐覺

之爲毒藥使媵婢進之婢私念曰進之則殺主父告之則殺主母因佯覆酒主父怒而笞之妻恐婢言之因他過欲殺之婢就杖將死而不言主父之弟聞之直以告主父主父放其妻將納婢婢辭以自殺主父乃厚幣嫁之

翻羹

東漢劉寬字文饒性度寬仁多恕雖在倉卒無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嚴裝已訖使婢奉肉羹

翺污朝服寛令收之神色無異徐顧婢曰羮爛汝手乎天下以此稱為長者

没身贖父

見女

挺身代主

皇甫謐列女後傳會稽翟素者受聘未及配適遭賊欲犯之臨以白刃素婢名青青乞代素死賊殺素後欲犯青青青曰向欲代素恐被恥獲害耳今素尚死何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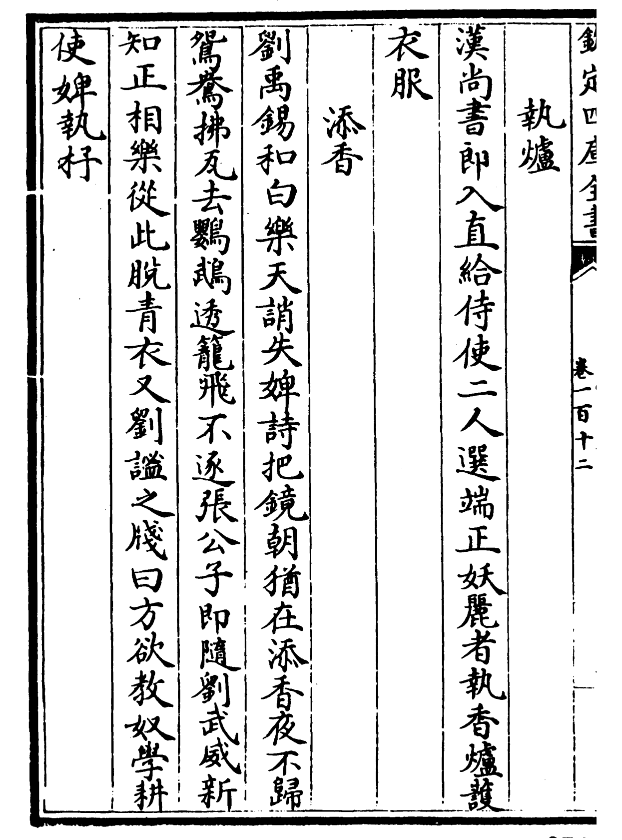
生爲復殺之

家婢知書

劉義慶世説鄭玄家奴皆讀書玄嘗怒使曳一婢於泥中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胡婢善財

三輔決録金褘爲郡上計留在許都時魏武使長史伍必將兵衛天子於許都褘與必相善知褘有胡婢善射嘗使之從其後也



執爐

漢尚書郎入直給侍使二人選端正妖麗者執香爐護衣服

添香

劉禹錫和白樂天誚失婢詩把鏡朝猶在添香夜不歸鴛鴦拂瓦去鸚鵡透籠飛不逐張公子即隨劉武威新知正相樂從此脫青衣又劉謐之牋曰方欲教奴學耕使婢執杼

遺婢主爨

晉祖訥字士言家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大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一婢辟為從事中郎人戲曰奴價倍婢價訥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羊皮耶

遺婢掌牋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有青衣曰紅線善彈阮咸通經史嵩遣掌牋表號内記室後田承嗣欲併潞州嵩深憂之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公之憂乃夜潛至魏城竊

承嗣床頭金盒而回嵩即作書遺承嗣曰昨暮有客自魏中來云從元帥床頭獲一金盒不敢留謹用封納承嗣見盒驚倒自是與嵩和好

吹篪降羌

後魏河間王琛為秦州刺史諸羌叛屢討之不降有婢曰朝雲善吹篪王令朝雲假為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為棄墳井在山谷為寇也即相率歸降秦人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

出財募士

唐崔寧弟寬守成都楊子琳乘間寇瀘州寬與戰力屈寬婢妾任素驍勇即出家財十萬募勇士得千人設部隊自將以進子琳大懼而退

侍婢殺主

漢大司空扶平侯王崇就國歲餘為侍婢所殺

舊婢告主

唐楊謹矜父塜草木皆流血懼問所善胡人史敬忠敬

忠使身桎梏裸而坐林中厭之會婢春草有罪謹矜欲殺之敬忠曰勿殺賣之可市十牛歲耕田十頃謹矜從之婢入貴妃姊家因得見帝帝愛其辯慧留宮中寢侍左右帝問所從來婢奏爲謹矜家所賣具言敬忠夜過謹矜坐庭步星夜分乃去帝大怒後王拱等與李林甫作飛牒告謹矜有詔賜死

誣人爲姦

殷芝小說王武子左右人嘗於閤中就婢取濟衣服婢

欲姦之其人云不敢婢云若不從我當大呼其人終不從婢乃呼曰甲欲姦已濟令殺之其人具述前狀武子不信其人曰枉不可受當訟府君於天由是武子經年疾困此人見形云府君當去矣遂卒

失身遭辱

青瑣王郎中幼女名瓊奴因父死失身於趙奉常家為婢妾遭主母凌辱備至奉常道出淮上書其事於驛壁見者哀之王平甫為作歌

焚券遣歸

唐羅遜嘗有以婢遺之者遜問所從來答曰女凡九人皆為官所賣留者獨老母耳遜慘然為焚券召母歸之

質錢許贖

柳子厚為柳州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如子本相侔則没為奴婢子厚為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

著約令還

李德裕爲蜀時蜀人多鬻女爲人婢德裕爲著科約凡年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令還其父母

輟資遣嫁

東軒筆録江南有縣令鍾離君與隣縣令許君結婚鍾離君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至堂前熟視泣曰幼時我父於此地穴爲毬窩導我戲劇也鍾離君曰汝父何人曰我父前令也身死家破流落民

間令詢實以書抵許令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以辱當輟吾女嫁資先為求婚更俟一年别為吾女營辦奩篚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願以前令女配吾子君别求良媒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黄涉念亡婢

蜀普録閬州豨軍黄涉有婢笑春紅死涉念之洒涙爛

損犀簾

樂天誚失婢詩

樂天詩宅院小牆庳坊門牓帖遲舊恩慙自薄前事悔難追籠鳥無常主風花不戀枝今宵在何處唯有月明知

私通王令

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私通情好甚篤嫂鞭撻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持白團扇其婢製白團扇歌以贈珉云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復歸崔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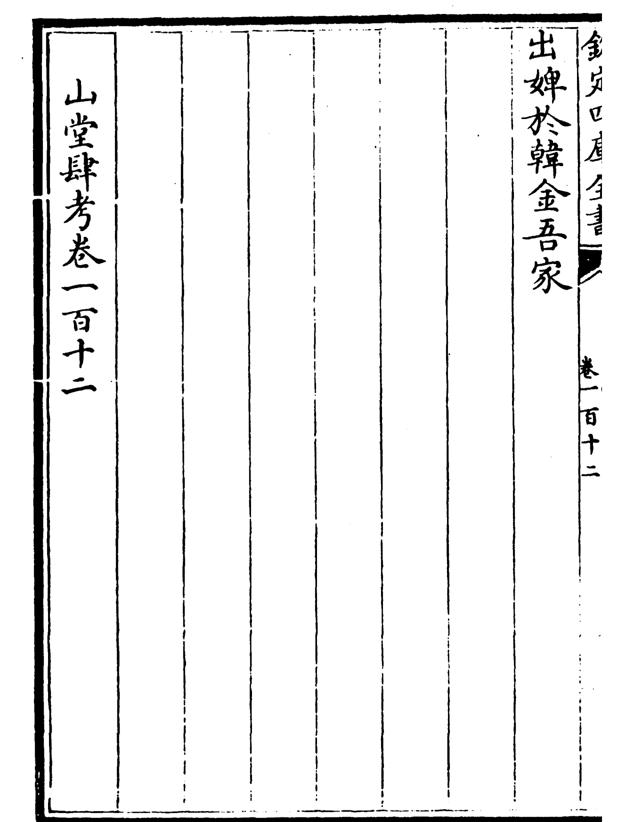
從事崔郊唐末進士也初有婢端麗善音律郊嘗私之旣貧鬻於連帥于頔家得錢四十一萬寵盼彌深郊思慕不已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值郊立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緑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冩詩於于公座公覩詩令召崔生曰此詩是公作耶遂命婢與生同歸

細過輒殺

張直方婢有細過輒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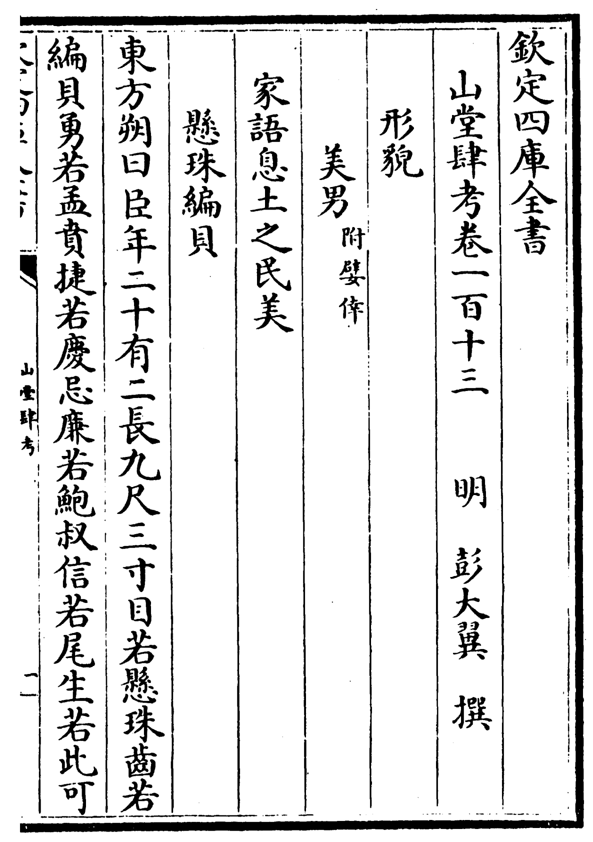
詐疾送還

小說唐柳僕射仲郢鎮西川日嘗怒出一婢鬻於大校蓋巨源宅一日蓋臨街呼賣縑者親於束內手揣厚薄酬酢可否柳婢於牕隙偶見因作中風狀失聲仆地自是送還既出外舍或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服事柳家郎君豈忍更事賣絹牙郎耶一說作



出婢於韓金吾家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三　　明　彭大翼　撰

形貌

美男 附嬖倖

家語息土之民美

懸珠編貝

東方朔曰臣年二十有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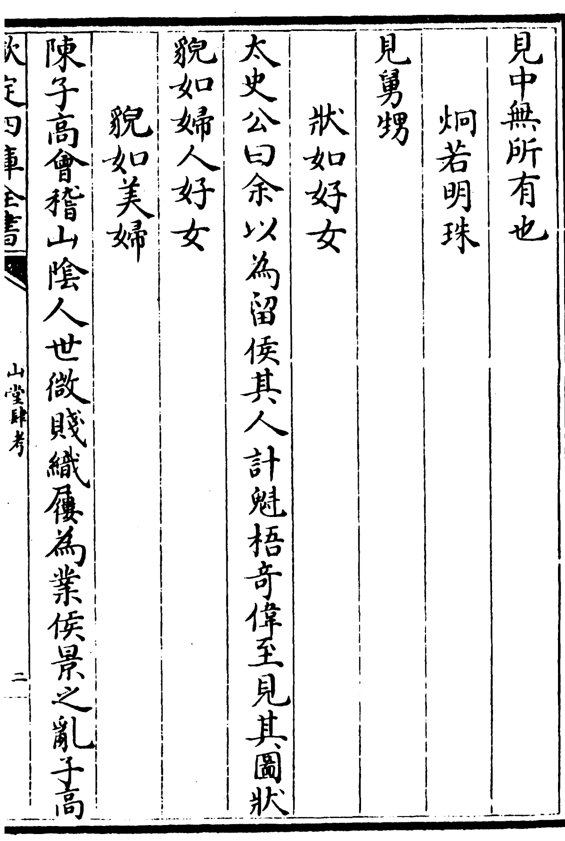
以為天子大臣矣

凝脂點漆

語林王右軍目杜弘治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按弘治杜乂字也

美如冠玉

漢陳平陽武人挺身仗劍間行歸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王與語大悦即拜為護國中尉周勃等言於上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注云飾冠以玉光好外



見中無所有也

烔若明珠

見舅甥

狀如好女

太史公曰余以為留侯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

貌如婦人好女

貌如美婦

陳子高會稽山陰人世微賤織屨為業侯景之亂子高

從父寓都下年方十六尚總角容貌艷麗纎妍潔白如美婦人見者靡不嘖嘖嗟異遭亂卒揮白刃縱揮間㡜不忍下更引而出之數矣

眉目若畫

東漢馬援眉目若畫又劉宋謝晦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時與謝混同在武帝坐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姿采如玉

唐鄭畋字台文為人仁恕姿采如峙玉

狀貌異人

東漢蔡邕謂從弟谷曰董卓性剛難濟吾且逃遁山東以待如何谷曰君狀貌異於常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

鬚目驚人

晉劉牢之字道堅鬚目驚人沈毅多計畫

奏事目送

漢田鳳字秀宗儀容端正為郎入奏事靈帝目送之乂

題柱曰堂堂乎京兆田郎又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預朝政容止趨步有出於衆顯宗目送之特賜輿服

相遇手縈

世説潘岳字安仁妙有姿容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縈之又岳每行於道羣嫗以果擲之常盈車

張蒼如瓠

漢張蒼當臨刑解衣伏鑕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乃言於沛公赦之

和嶠如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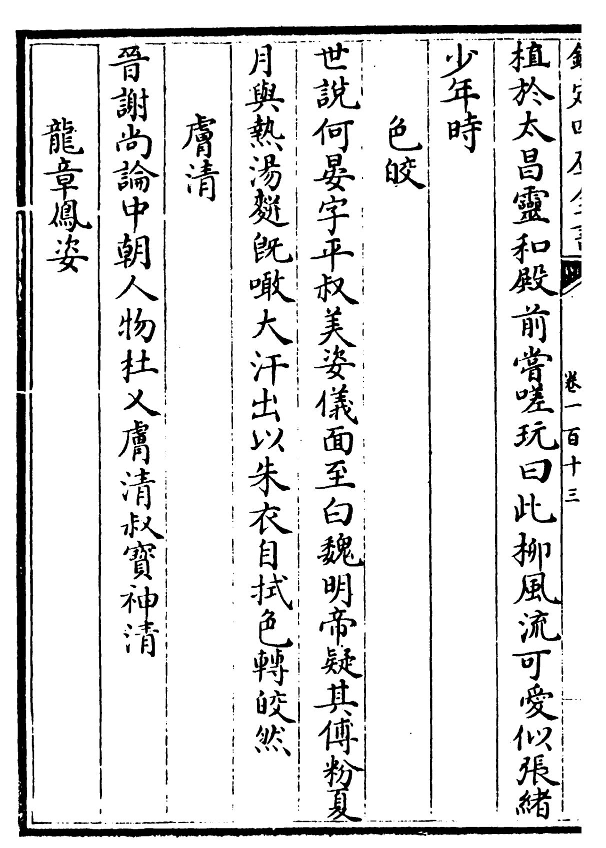
晉裴頠云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然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相如閑雅

漢司馬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注云都猶狡也詩曰洵美且都

張緒風流

齊書劉悛之為益州刺史獻蜀柳數株狀若絲縷武帝



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嘗嗟玩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時

色皎

世説何晏字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夏月與熱湯餅旣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膚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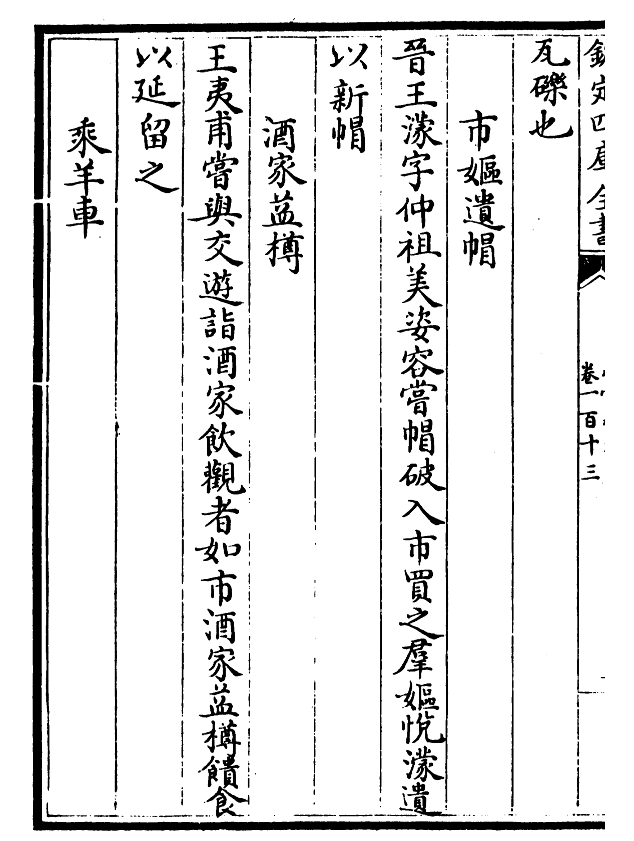
晉謝尚論中朝人物杜乂膚清叔寶神清

龍章鳳姿

晉嵇康字叔夜長七尺八寸𨽻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鳯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又山濤曰嵇叔夜之為人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傀俄若玉山之將崩按傀俄即巍峩也

瑶林玉樹

晉王衍字夷甫神姿高徹如瑤林玉樹自是風塵物表甞執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山濤見而嘆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又王敦稱夷甫處衆中如珠玉之在



瓦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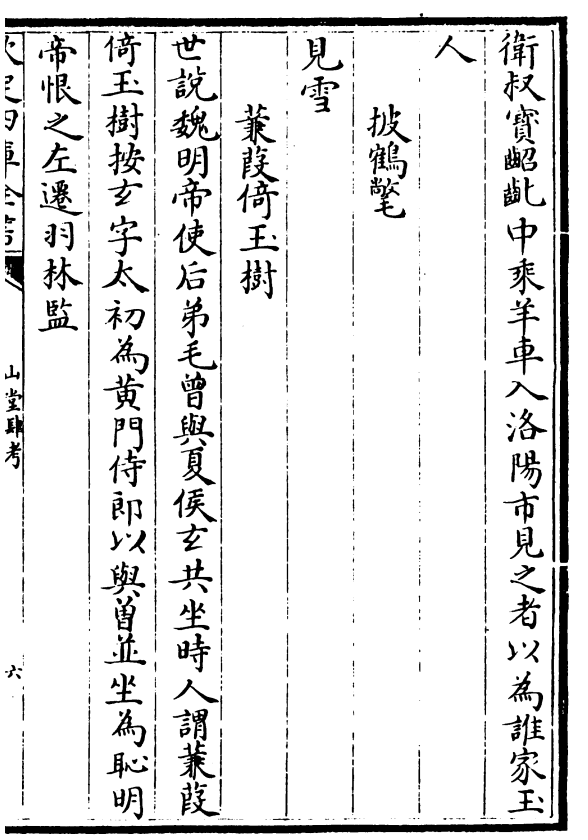
市嫗遺帽

晉王濛字仲祖美姿容嘗帽破入市買之羣嫗悅濛遺以新帽

酒家益樽

王夷甫嘗與交遊詣酒家飲觀者如市酒家益樽饋食以延留之

乘羊車



衛叔寶齠齔中乘羊車入洛陽市見之者以為誰家玉人

披鶴氅

見雪

蒹葭倚玉樹

世說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按玄字太初為黄門侍郎以與曾並坐為恥明帝恨之左遷羽林監

野鶴在雞群

晉嵇紹字延祖康之子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群答曰君未見其父耳

容儀高邁

晉裴楷容儀高邁時謂之玉人又曰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照映人也

風神峻整

唐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當時目為釘座梨言席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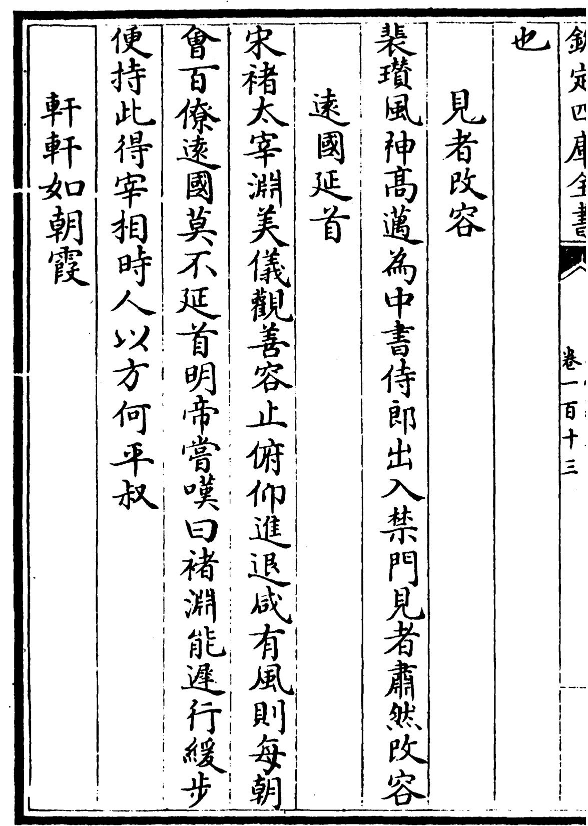
之珍也

儀止秀偉

武后召張嘉貞見内殿以簾自障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嘉貞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廷威儀陛下過聽引對禁廷天顔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然詔上簾引見拜監察御史

舉止秀峙

唐崔澹舉止秀峙若玉而冠者仕至吏部侍郎遠之父



也

見者改容

裴瓚風神高邁為中書侍郎出入禁門見者肅然改容

遠國延首

宋褚太宰淵美儀觀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莫不延首明帝嘗嘆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時人以方何平叔

軒軒如朝霞

世說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若朝霞舉又玄宗名見李白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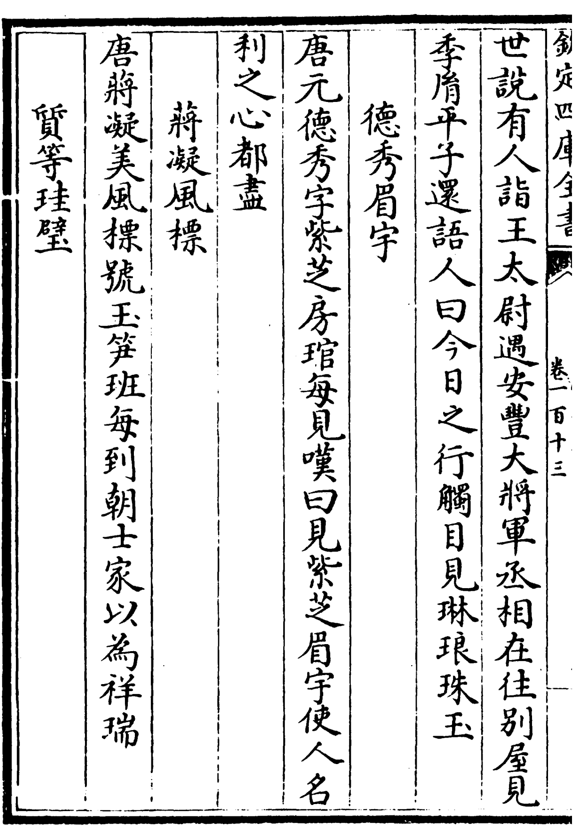
濯濯如春柳

世說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日月入懷

世說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

琳琅觸目



世說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往別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德秀眉宇

唐元德秀字紫芝房琯每見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蔣凝風標

唐蔣凝美風標號玉筓班每到朝士家以為祥瑞

質等珪璧

宋明帝姿貌豐潔與珪璧等質

光映殿庭

元趙孟頫神觀煥爛容儀軒舉每一入朝則光映殿庭世祖常目送之語左右曰此神仙中人

閉門而泣 已下嬖幸

左定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四景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共船而釣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泣下王曰何為泣對曰為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之又益大臣欲棄前得魚矣今臣得拂枕席四海之内美人甚多聞臣得幸於王則褰裳趨者衆矣而臣亦猶前所得之魚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泣乎王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内曰敢言美人者族

乃遺之虞

戰國策獻公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去因而伐虞取之按破老言破其老成人使之雖有言而不用也

有寵於衛

彌子名瑕衛之嬖大夫以色有寵於衛衛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之母病其人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靈公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刖罪異日與

靈公遊果園食桃而甘以其餘獻靈公公曰愛我忘其口而啖寡人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甞矯駕吾車又甞食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必變其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心變也

賞賜擬鄧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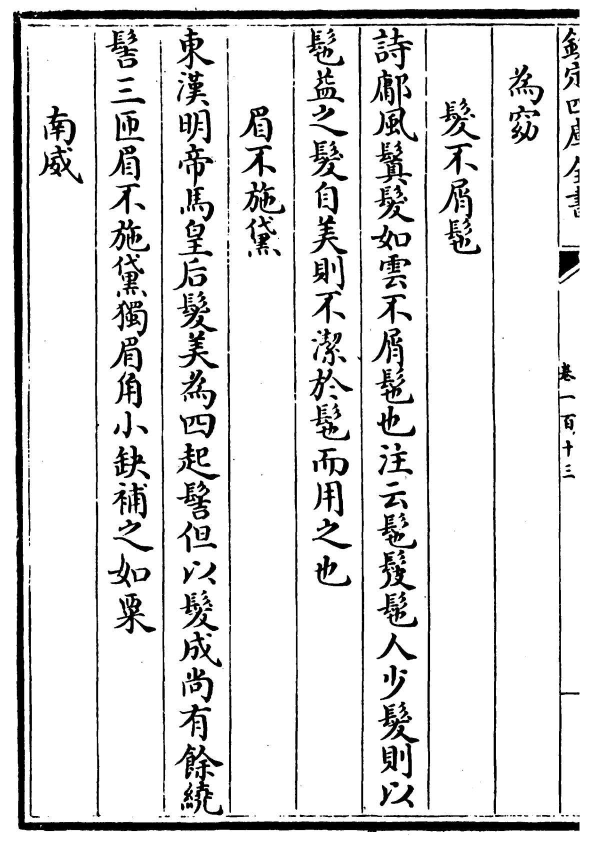
韓嫣字王孫漢武帝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及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與上共卧起

愛幸埒韓嫣

漢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女弟得幸於上上號為李夫人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李夫人産昌邑王由是延年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與上同卧起其愛幸等韓嫣

美婦

服虔通俗文南楚以美色為娃揚雄方言宋衛晉鄭之閒美色曰艷秦晉之閒美貌為娥美粧為窕美心



為窈

髮不屑髢

詩鄘風鬒髮如雲不屑髢也注云髢髲髢人少髮則以髢益之髮自美則不潔於髢而用之也

眉不施黛

東漢明帝馬皇后髮美為四起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眉不施黛獨眉角小缺補之如粟

南威

戰國策晉文公得南威三日不朝遂推南威而遠之曰後代必有以色亡其國者

西施

吳越春秋諸曁苧蘿山若耶溪有東施家西施家西施姓施在溪之西故曰西施越王用范蠡計取獻吳王後滅吳蠡復取西施乘扁舟遊五湖而不返莊子天運篇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挈

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

遺郭

戰國策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亡去因而伐郭破之按舌謂諫臣也

啖蜀

昔蜀與中國不通自秦以金牛美女啖蜀始通中國

目逆

左桓元年宋華父督見孔父嘉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意移

司馬喜見趙王曰臣周流無所不至未見人有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其容貌顔色固絶人矣若其眉目準頞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悅曰吾願請之如何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勿泄也

尤物移人

左昭二十八年初叔向娶申公巫臣女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甚美必有甚惡夫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揚食我及長與祁勝為亂晉人殺食我羊舌氏遂滅焉

禍水滅火

見宫嬪

高唐

見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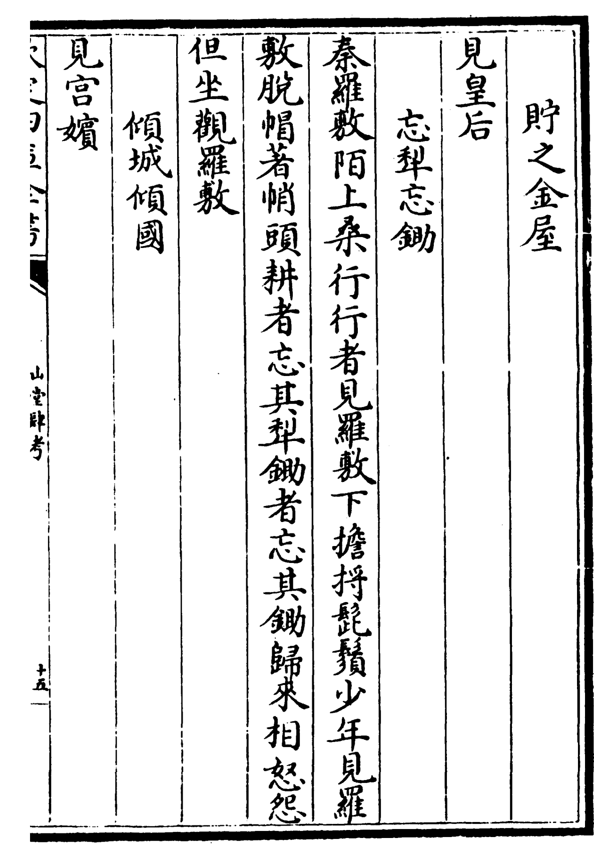
下蔡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短宋玉曰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宫王以其言問玉玉曰天下佳人莫若楚國楚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增之一

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子登牆闚臣三年臣未之許

處以椒房

越王謀滅吳以美女夷光脩明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立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内窺之者莫不驚心動魂以為神人按夷光脩明西施鄭旦之别名



貯之金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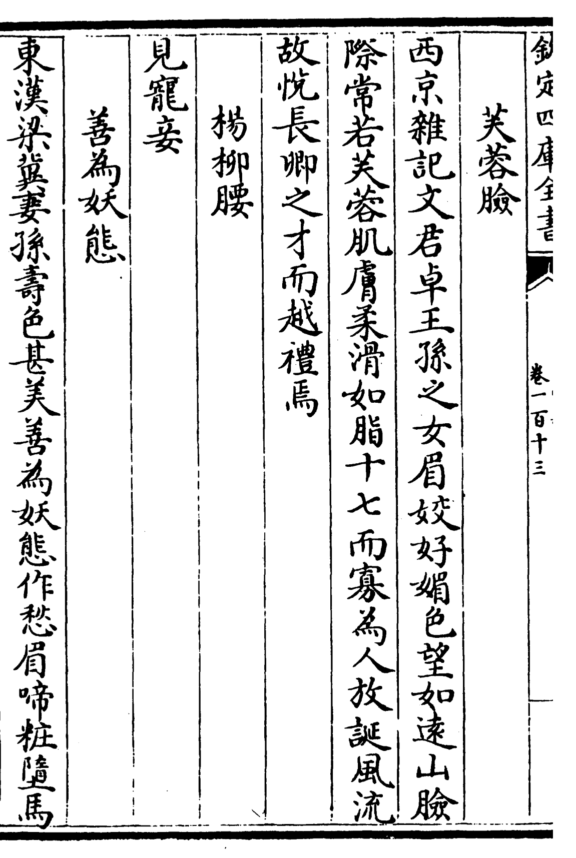
見皇后

忘犁忘鋤

秦羅敷陌上桑行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歸來相怒怨但坐觀羅敷

傾城傾國

見宮嬪



芙蓉臉

西京雜記文君卓王孫之女眉姣好媚色望如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

楊柳腰

見寵妾

善為妖態

東漢梁冀妻孫壽色甚美善為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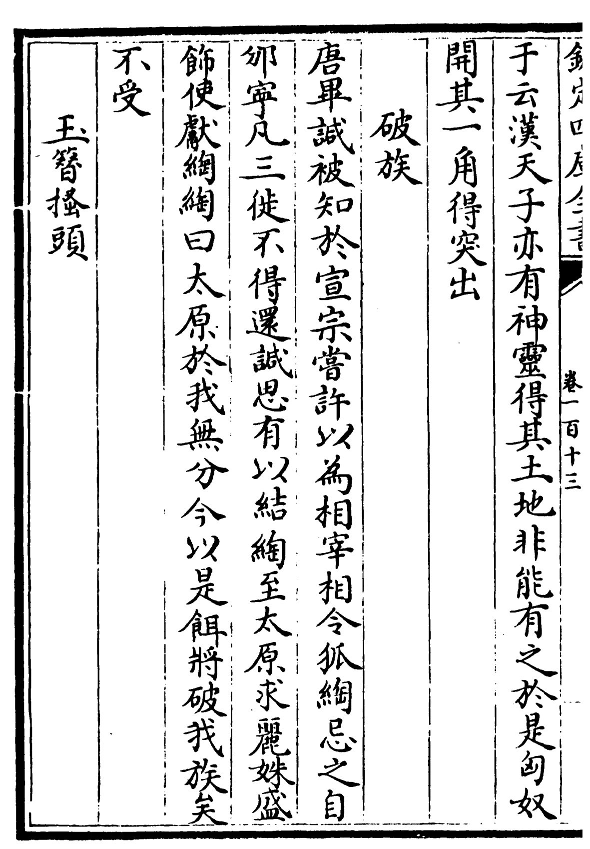
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慼冀甚憚之冀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因與私通

善畫長眉

隋煬帝御女吳絳仙善畫長眉嘗以紅牋進詩謝帝帝曰絳仙才調女相如也

觧圍

漢高祖被圍平城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阨欲獻之閼氏畏奪其寵謂單



于云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之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

破族

唐畢諴被知於宣宗嘗許以為相宰相令狐綯忌之自郊寧凡三徙不得還諴思有以結綯至太原求麗姝盛飾使獻綯綯曰太原於我無分今以是餌將破我族矣不受

玉簪搔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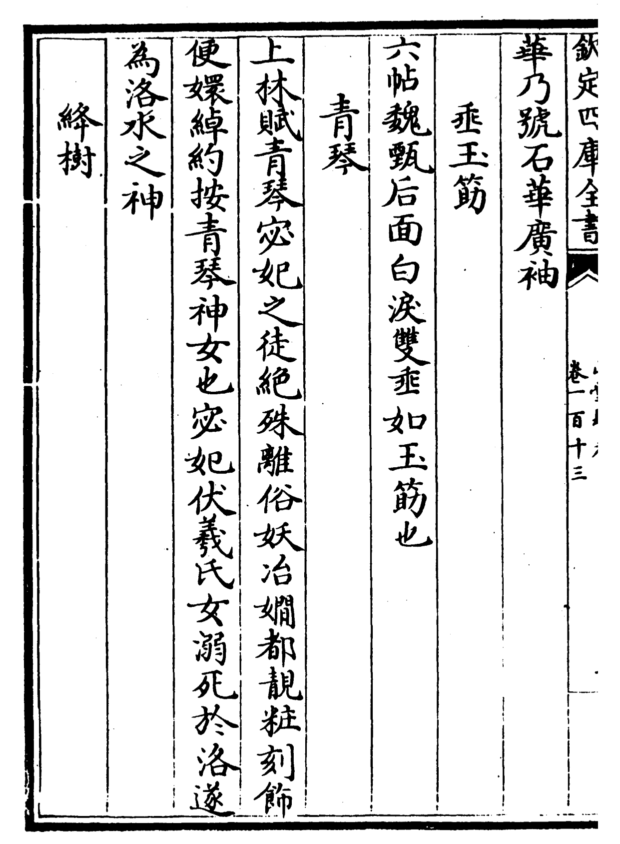
見宮嬪

金訶遮痕

楊貴妃日與安祿山嬉遊一日祿山醉戲引手抓傷妃胸乳間妃泣曰吾私汝之過也慮帝見痕以金為訶子遮之後宮中皆效焉

唾石華

趙后飛燕與其妹合德坐后誤唾妹袖合德曰姊唾染人紺碧正似石上華假令上方為之未必能如此衣之



華乃號石華廣袖

垂玉筯

六帖魏甄后面白淚雙垂如玉筯也

青琴

上林賦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嫺都靚粧刻飾便嬛綽約按青琴神女也宓妃伏羲氏女溺死於洛遂為洛水之神

絳樹

魏文帝與繁欽書曰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宋臈

蛾眉

詩衛風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

蟬鬢

見宮嬪

弗御鉛華

曹植洛神賦穠纎得中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按芳澤香油鉛華粉也

不拖脂粉

唐楊貴妃有三姊封韓國虢國秦國夫人姊虢國夫人不拖脂粉自衒美豔常素面朝天子又常乘驄馬入禁門張祐詩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金門却嫌脂粉汚顔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療饑

南部烟花録隋煬帝每視御女吴絳仙謂内侍曰古人謂秀色若可飡絳仙者可以療饑矣

解語

太液池千葉蓮開明皇指妃子曰何如此解語花耶

秀色可餐

晉陸機豔歌行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

穠華可掬

白樂天詩秀色似堪食穠華如可掬又左昭二十八年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注云黰黑言髮稠而黰黑也

沈魚落鴈

麗情集有沈魚落鴈之容有蔽月羞花之貌又莊子齊物論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鳥見之高飛魚見之深入麋鹿見之決驟

驚鴻游龍

洛神賦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燿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

四妓不易

南宋蕭惠開赴益州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荆州與開有舊吉設女樂中有美者惠開求不得欲以四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斬吉納其妓乃啓孝武云謗訕朝政

一軍皆驚

唐憲宗時都統韓弘欲倚賊自重不欲淮西平惡李光顔忠力乃飾名姝教歌舞遣使以遺光顔曰公以君暴露于外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顔會諸將引使者以侍姝至秀曼都雅一軍皆驚視光顔曰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柰何光顔獨以女色為樂為我謝公天子於光顔恩厚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貳因悲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賂使者還之

迴車

藝文類聚欲以千金笑迴君流水車李白詩月寒江清夜沈沈美人一笑千黄金

藏劍

𮔉山子曰麗色藏劍厚味腊毒

月妖

唐武三思置一妾名素娥有殊色士大夫皆欲訪覿狄梁公亦在焉妾逃遁不見三思搜之在壁隙中語曰我花月之妖天遣奉公言笑梁公時之正人不可以見

花羞

五代梁故將劉鄩侍兒王氏有美色號花見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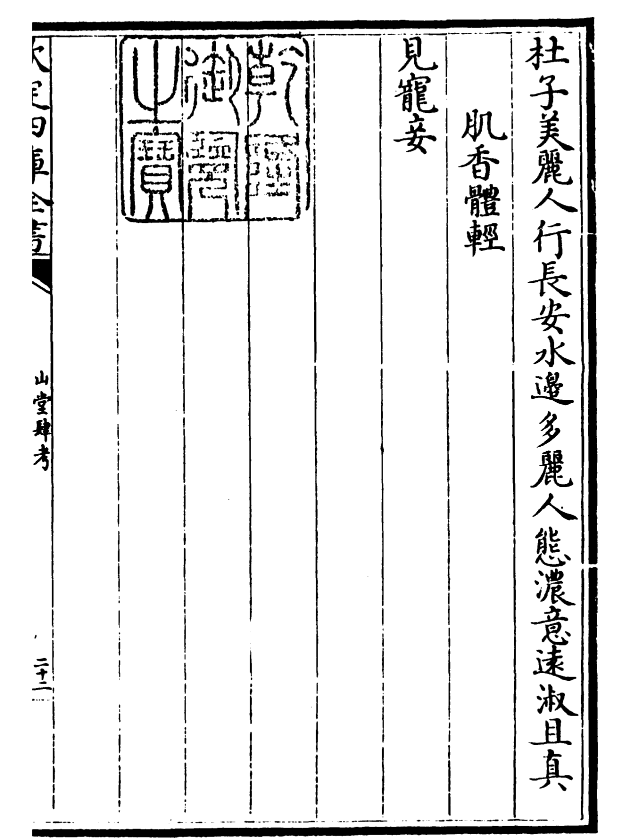
縫裳習歌

六朝詞魏粲縫秋裳趙豔習春歌皆魏趙之美女也

彈絃擊節

文選巴姬彈絃趙女擊節巴姬趙女皆西蜀美女之總稱又杜子美詩暖老須燕玉充饑憶楚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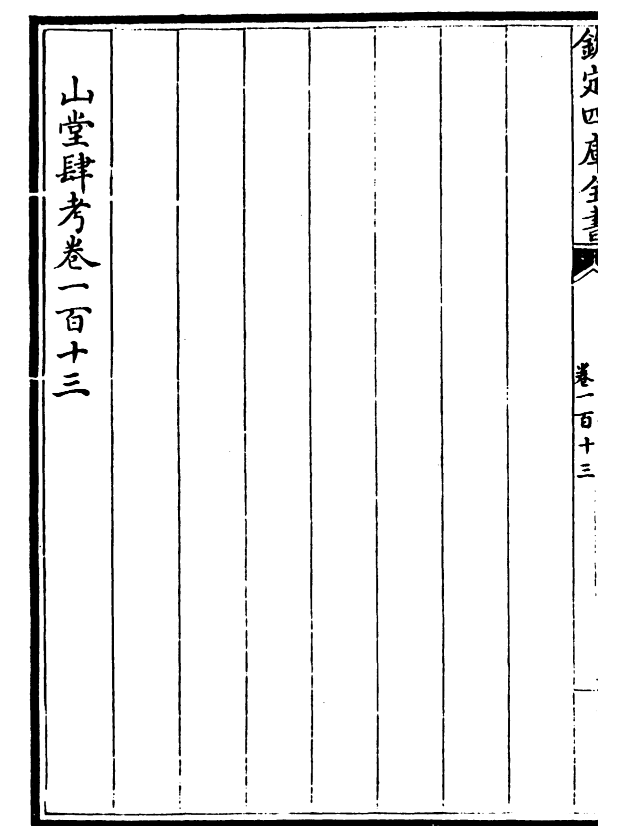
態濃意遠



杜子美麗人行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

肌香體輕

見寵妾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三